

新社會科 講 話

著 上 肇 河
譯 敢 雷

1 9 3 6

新社會科學講話

(原名第二貧乏物語)

原序

本書是將自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〇年夏連續發表在「改造雜誌」上的東西，依照原樣彙成的一本小冊子。現在回頭一讀，自覺徒費唇舌之處，隨在多有，計劃也未能前後貫徹，誠非完璧。唯因目下既無改弦更張之餘暇，而此書又非可以隨意竄改者，故一從原文，不加刪削。因為出版者對於檢閱的顧慮，有些地方依然留着伏字。在為世人所周知的，引自「資本論」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文句裏，尚且按照情形的必要用着伏字，尤其是自己視為最重要的地方，恰好伏字也最多，這是

著者的痛心處，但亦無可奈何。執筆時不能充分貫徹豫定計劃者，半由于此。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

河上肇。

譯者序

本書著者河上肇博士，爲日本新興社會科學界之巨擘。博士平生著作極爲宏富，經我國人士逐譯介紹者，亦不下十餘種。如陳豹隱氏所譯之「經濟學大綱」，李達氏所譯之「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之基礎理論」，郭沫若氏所譯之「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等書均膾炙人口，風行一時。本書爲博士遭遇不幸事件前之最後作品，其思想之積與極成熟，尤爲前此諸書所不及。

本書約分兩部，其前部係對於新唯物論之闡明，以淺顯實際的例子，解釋唯物論之客觀性與實踐性，力矯時下談唯物論者機械空虛之弊。博士自謂「最初就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也不

配做一個簡單的唯物論者」，在「世界大戰的正中，俄國革命的前夜，尙沈溺於倫理宗教的空想」。博士之由觀念論者轉化爲唯物論者，「畢竟花費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光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進步完全是由於經驗之累積，與夫追求真理的結果。書中之後部係用對話體，以極巧妙的方法解釋新經濟學的體系。博士究竟是經濟學專家，這裡以最經濟的文字，發揮了最大的效能，而成爲書中最精彩的一部份了。

譯者對於著者一向景仰尊重，故執筆時務求虛心謹慎，毋失原意；唯以學力淺薄，錯誤之處，在所不免，倘蒙讀者諸君不吝指教，俾有改正之機會，則幸甚矣！

一九三六，四月，雷敢于北平。

新社會科學講話(原名第二貧乏物語)

目 錄

一	緒論·····	一
二	辯證法的唯物論(總論)·····	一三
三	辯證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一)·····	四六
四	辯證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二)·····	八七
五	辯證法的唯物論(細論之三)·····	一〇一
六	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批判之批判·····	一一〇
七	唯物史觀(其一·社會之一般的運動法則)·····	一二七
八	唯物史觀(其二·社會形態之推移的主要階段)·····	一四九

- 九 唯物史觀（其三・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識）……………一七六
- 十 唯物史觀（其四・普羅之認識的武器——由必然之王國到自由之王國的飛躍）……………一九一
- 十一 由唯物史觀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二〇六
- 十二 可驚的貧富的懸隔……………二一七
- 十三 爲資本主義社會之細胞的商品之分析……………二二九
- 十四 當作價值之實體的社會的勞動……………二四三
- 十五 剩餘價值……………二八五
- 十六 剩餘價值的出所……………二七〇
- 十七 當作商品的勞動力……………二八三
- 十八 勞動時間延長，賃銀下跌，產業合理化——勞動能率之增進，等等二九一
- 十九 資本主義之窮途——其必然的崩潰……………二九八

新社會科學講話

河上肇著

雷敢譯

一 緒論

我以一般的讀者爲對象，而來繼續寫作關於社會問題之書籍，這是平生的第三次。

第一種作品名叫「社會主義評論」，是用「北鷗詞兄足下，余以不治之病，自歐歸來，作客房總，於茲兩載，憂鬱相尋，心腸如轉」，這樣的一段作爲引子，這是從我出大學後第三年，即一九〇五年之秋開始在「讀賣新聞」上連續登載的。
——所謂「以不治之病，自歐歸來」乃是假話。——當時是日俄戰爭剛告結束。我在第二篇序言上批評當時所謂有名的六博士的上奏說，「破棄條約」

日俄戰後訂下的 Portsmouth 條約論畢竟是愚人之謬論」。當時大學教授們最注意的是甚麼事？用怎樣的態度去觀察這事呢？所謂破棄和平條約的奏摺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事至今回想仍屬有趣。另一方面日俄戰後，俄國那面發生了甚麼舉動呢？茲引舊稿之一段。

「流血的星期日的話喧騰于全世界。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那個星期日，下着雪，刮着刺骨的風，是嚴寒的天氣，彼得格勒數萬勞動者，男女老少混在一處，走進冬宮捧呈請願書。

「他們捧呈的請願書的內容不過希望把那些爲絕對專制所窒息的他們，當作人類看待而已。他們不過請求最根本的人權——爲他們自身着想，討論他們的需要，研究爲改良他們自己的困難境遇之方策的權利——而已。他們哀訴于君父之前，希望他爲着俄羅斯的幸福，容許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請求如果不被容許，他們寧願死在王宮之前。他們「不是走向自由幸福之道，便是走向墳墓之道」，此外毫

無退却之可能，因此他們實際想當作俄羅斯的犧牲者，奉獻他們的生命。

「……那天到來，皇帝之伯父烏拉齊米公爵命令軍隊向齊集而來的勞動者開槍，務必將他們完全擊退，否則決不中止。死傷者一千五百人，其中有婦女有小孩，他們爲俄羅斯真的被犧牲了。可憐的，困窮的，亘古長哀的民衆們對於自己的君父的哀求，竟如此下場了」。

這是有名的「流血的星期日」所發生的事。關於這點，蘇珂羅夫的「俄羅斯革命論」寫了如下的一段話：「一月九日的行動，縱令沒有革命的自覺，但是當天官憲的行動，使得這一天，成爲有意識的革命的開幕日，俄國勞動者全體從此都知道：不惟由他們的顧主，或政府，得不到什麼，就是由俄皇本身，也得不到什麼了」。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是以這樣的序幕而展開了的。

我的「社會主義評論」即是在這樣的社會情勢之下執筆寫成的。

「現在文明諸國多數人之貧乏，實屬可驚。曾憶閱讀往年（一九一三年）亞

當斯所發表的『社會革命之理論』，自不待一九三〇年，現代社會之組織將相之發出必非無因。英，美，德，法，及國家多數人之貧乏，實可驚也。」以『貧乏物語』一書的最初幾句。這「貧乏」年，即一九一六年九月起連續登載于其明年，一九一七，是俄國普羅列塔里亞大地域上，開始確立了人類史中無上之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勢力顛覆了這得勝的普羅革命驅逐剝削者，收奪上，在一大國家中建設普羅專政，創造普羅革命的端緒。

我在寫完「貧乏物語」十二年後之今日，意欲假「改造雜誌」來發表當作鄙人「第三社會主義評論」的新社會科學講話。

可是，每當我立意書寫這樣的文字的日子，總是戰爭爆發的時候。因此這些戰爭——日俄戰爭，世界戰爭——必然對於我的頭腦有些刺激，但當時我全無必擇這時來寫作的意思。再者，最奇怪的，當我起草此等文字的日子，每每正值革命（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之俄國革命）的前夜，但我對於此等革命固絲毫不曾料到。因此，我的結論不過僅僅主張了各個人的道德的革命。「社會主義評論」因事中途停頓，我乃拋棄一切職業，隱居東京郊外巢鴨地方的大日堂，這地方正像今日京都郊外的「一燈園」，我在那兒打算爲着新宗教的宣傳，貢獻畢生精力。因此「社會主義評論」的最後一段，有這樣的結尾：「余最近將以獲得之真理傳于其人，希望一切人類均獲得絕對之幸福與平安，其時人人鼓掌而笑，與不肖共享無上之歡樂，夫復何悲？」此刻回想當時，看見一個以宗教的倫理的空想者的形

像而出現的自己，安得不爲之苦笑！

至於「貧乏物語」雖成于前者之後十一年，而全書之結構仍不外拉斯基一流的空想。「竊思世之富豪，及資本家果能以消費者，和生產者之資格，而有真實的責任之自覺，則不獨國內之社會問題能得和平解決，即世界之和平亦得賴以維持。」「大學」不云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嗚呼，一誦大學之首章，字字千金，余尙復何言耶。擱筆慨然者久之。』這是「貧乏物語」的結語。至今一看世界戰爭之正中，俄國革命之前夜，尙沈溺于這般倫理宗教之空想中的我，彷彿面對他人，而有隔世之感。

這樣過去的歷史，對於現在的我只是恥辱。我由這樣的出發點轉變到目下似的反對物，畢竟花費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光陰，這又充分証明了鄙人的愚鈍。可是

或者同時也可成爲現在罵我爲「無批判的馬克斯主義之盲從者」的一個反辯吧。社會問題是鄙人自從受業諸教授發表「破棄條約之上奏」聳動世人耳目之日俄戰爭時起，直至執筆之今朝，至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爲鄙人不斷注意的東西。鄙人現在之立場，自一般外人觀之，縱令是怎樣的異端邪說，然而這是多年來由正直的思索的量的累積而獲得的質的變化的結果。今日多數人所思攷的東西，亦是我——有時甚至竭全力——思攷過的東西。把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之力量的基礎建築在缺乏經驗之青年的血氣上，乃是謬誤之至。經驗之累積，——人類之總實踐——如果在本人認爲正直的限度以內，不把我這樣上年紀的人吸引到馬克斯主義旗幟之下者恐不可能。

我最初就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也不配做一個簡單的唯物論者。所以時至今日，無意識地，還保有不少的過去觀念論的殘渣，可是此刻却有意識地站在辯証唯物論的見地上，當作馬克斯主義的一個學生，執起筆來寫新社會科學講話。

x

x

x

x

八

如上所述，前此每當我立意寫作這類書籍的時候，總在戰爭爆發以後，因此不久便繼之以革命的勃發。不過在當時，那展開于眼前的戰爭，以及不旋踵而隨來的革命，均不能成爲我所意識着的題材。此番打算着手寫作第三回繼續讀物的目下，日本對於各國，至少在形式上，還沒有布露宣戰的檄文。事雖如此，但革命的危機却是此刻握筆的我所深切銘感的。因爲勃發在朝夕的革命，很鮮明地被我預料着。引領行將到來的新社會，我的心神魂魄不禁爲之鼓舞興奮。惟此番我却不敢以倫理式的說教，空想式的希望來結構此篇，將專用客觀的事實，科學地，証明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更進而論述適應這樣客觀的科學分析的吾人之行動。第一貧乏物語，以其性質之非革命故，貴族階級中亦多愛讀者，今番轉化爲其反對物的新社會科學講話，果能安然無恙以終其篇幅否，作者亦不能無疑慮了。

在本雜誌（改造）談話，即是同時向數十萬讀者談話。可是像我這樣的人在狂風大浪中，對多數人毫無忌憚地傾吐心胸，也許會故障叢生，所以這裡不得不竭力預圖避免。鄙人姑且描寫着現在手持本雜誌之一位讀者的心理，而以此君爲對手，往下說。——以下我稱這位讀者爲你——。窗外括着大風，室內依然平靜，於是鄙人把你請到書房裏，一面圍着火鉢，沖着苦茶，燻着香煙，一面心平氣靜地和你談天。

我相信社會是動的，也相信現代社會方將大動未已。可是這種動是向何處動呢？何故要動呢？再則如何動法呢？我想和你說的就是這問題。

這兒，我把你假定爲對於這問題全無研究的人。我儘量努力將問題用簡單平易的方法來陳述，內容雖完全限定在科學知識的範圍裏，但仍然打算毫不以經濟學或其他科學的初步概念爲前提。可是我要先把你當作有心去學習何等新的事物，從而樂意自動思索的一個人。苟承不棄認許這種條件，則鄙人擬將此緒論再行